

· 远东瞭望丛书 ·

诗魂旧梦录

张建智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远东瞭望丛书

诗魂旧梦录

张建智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策 划：张建智
责任编辑：鲍广丽 伍启润
装帧设计：零 语
版式设计：李如琬

诗魂旧梦录

著者：张建智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04 千字

印张：9.5 插页：1

印数：1—5100

ISBN 7 - 80706 - 229 - 0/1 · 135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 - 62347733 - 555

张建智，湖州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张静江传》、《中国神秘的狱神庙》、《嘉业南寻》、《易经与经营之道》、《儒侠金庸传》等。

自序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这是苏东坡 1071 年于太湖之滨所留下之诗。去年春，正是在这般的诗境中，我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伍启润先生沿此山谷上道场山麓。那日，我们一边徜徉于山中胜景，一边聊谈起当前读书与出版的事。伍先生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过一套《火凤凰文库》丛书，十年前曾风行国内外，很受读者青睐。的确，那套丛书有 20 多本，如今我还摆放在书橱里，常常翻阅，开卷有益。他说，上海远东出版社正想编一套新的丛书出版。于是，我们就此话题相谈，颇为投机。我们沿着东坡之足迹，从道场山顶徐徐行走至幽谷，然后，在那高高的山冈上小坐休息。就在那一刻，有一片美丽的白云，从我们头顶悠然地飘浮过去，我们的目光远眺它慢慢地



移动,此时,我若有所悟,对坐在我面前的伍先生说:“如果出一套丛书的话,就叫《远东瞭望丛书》如何?”他听后,略一沉吟,随即赞同说:“好啊,我们不就是在东海之滨的上海瞭望这世界吗?”那日,我们就在这“尚爱此山看不足”的山冈上,定下出版计划。

《远东瞭望丛书》的出版,应算是一种缘分。之后,我把这套丛书的另外四位作者相约起来。当然,无论在学术界或文坛上,这几位作者,我心仪已久。那是因为他们所发表的文章,抑或他们出版的著作,都曾深深地吸引过我,也给予过我阅读上的愉悦。他们是学者型作者,且都是才、学、识兼备之人。如唐代刘知几所说,“才”指天赋睿智之气质,“学”是学术功底素养,“识”具理性思维的光芒,那么,这套丛书中的几位作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可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学人。如今,这套丛书,终于在隔了一年之后的第二个春天,在大家的互动相助下与读者见面。而拙著《诗魂旧梦录》也有幸忝列其中。

《诗魂旧梦录》所收篇章,大都于2000年后刊发于《读书》、《随笔》、《寻根》、《江南》以及《文汇报·笔会》、《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书周报》等各类报刊杂志上。由于所收之文,在写作时间上的不同,在内容与风格上的不同,所以乘这次出版之际,重新作了修润和编排。现把它辑成:“诗魂篇”、“旧梦篇”、“历史人物篇”、“书话序跋篇”四辑。此次我选入集子中的散文随笔,虽有长有短、不拘一格,但无论写人叙事,或写景状物,均自有来历与出处,保留了时代之烙印。同时,文中还插入20世纪30年代之初版本“书衣旧

影”、“人物图片”，或“人文历史”之景，以让读者赏析回味。

近日，当我在小小的书屋，把这些书稿递寄之前夕，在一盏灯下，夜籁人静，我又把一摞打字稿，重新细读一遍，在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似又重和自己一颗激动之心碰撞了一次。就在这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令人遐想和让人思索的那些年代，从而使我又重温了昔日之旧梦并读出了不尽之思绵……

今日正处科技发达之时代，要不了多时，此书就能付梓。于是我想，当读者在灯下展读此书时，书中那虽早已远去了的旧梦与诗魂，也会沿着你那盏灯的光亮，向你慢慢走来，而我与读者之间，也定会因灵犀相通而欣慰不已。

2006年3月5日，写于湖州苕溪斋

目 录

辑一：诗魂篇 1

- 3 | 人类的歌童
- 7 | 辛笛与他的《手掌集》
- 12 | 表现自我的诗人俞平伯
- 17 | 湖风，一只破船和她的追寻
- 21 | 读王统照《童心》和《江南曲》
- 26 | 李金发与《食客与凶年》
- 31 | 赵景深和诗集《荷花》
- 35 | 关露和她的诗
- 40 | 法源寺中的女诗人陈敬容
- 45 | 死去了的阿 Q 时代

辑二：旧梦篇 49

- 51 | 谈章克标先生

56	话说沈万三
63	嘉业堂藏书楼
73	龙王山的天籁
77	记梁衡
80	记启功
85	想起丰子恺
89	真实与幻影
93	鸬鹚溪畔话莲庄
101	遨游“鲭鱼世界”的董说
105	郑超麟与苏州
109	寻叶梦得遗踪
114	文学,还是写真善美——悼陆文夫
122	两乡思隔悼钱老
127	人间憔悴客
132	在沈家本故居前的沉思
138	书魂何在
142	杨光泐和他的女儿们

辑三：历史人物篇 151

153	沈约：一个漂泊的灵魂
166	瑞典王子寻根记——罗伯特·章王子访问记
183	从张静江故居想到的
204	沈家本：中国近代法律的改革家
222	奇人凌濛初之死

辑四：书话序跋篇 **239**

- 241 《尤利西斯》在中国找到知音
- 246 施蛰存记“墨妙亭”
- 250 再说宗璞的“一个健康的细胞”
- 253 移动的影子——读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
- 258 我写《中国神秘的狱神庙》
- 264 我写《易经与经营之道》
- 268 我写《嘉业南浔》
- 274 我写《伤寒名方解析》
- 276 我写《墨耕雅趣》
- 278 一部透过墓碑的史书
- 281 文人的资质——读陆谷孙的《余墨集》
- 285 认识的高墙——读《勒内·莱斯》
- 288 琴遗石匣音初绝——读《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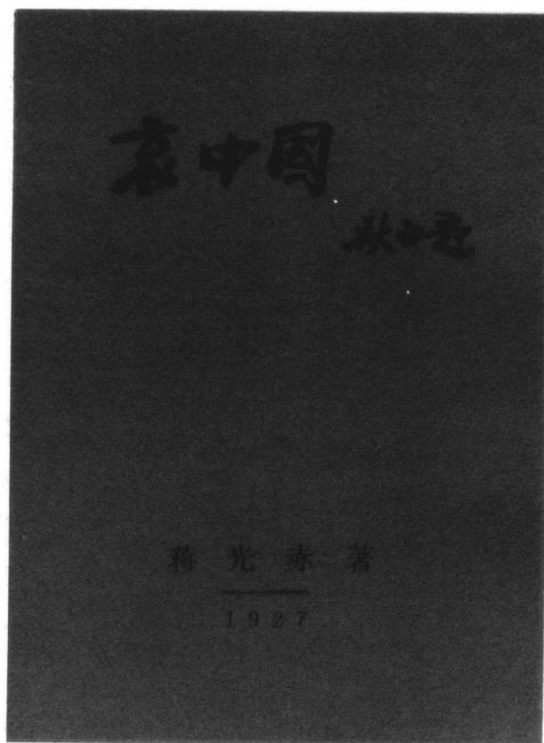
辑一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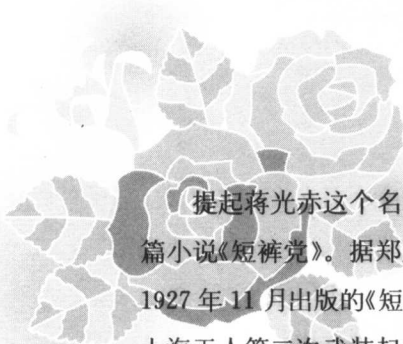
魂

篇

人类的歌童



《哀中国》，1927年汉口长江书店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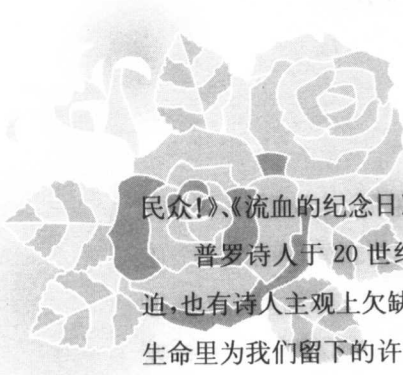
提起蒋光赤这个名字,许多读者很自然会想到他的有名的一篇小说《短裤党》。据郑超麟先生在《与蒋光赤的交往》回忆中说,1927年11月出版的《短裤党》,书名是瞿秋白取的。这部描绘当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并勾勒出第三次起义胜利图景的小说写成后,蒋光赤想不出恰当名字,瞿秋白阅过小说内容后,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 sans-cuttes,觉得命名为《短裤党》较合适,蒋光赤即以此书名出版。

蒋光赤(1901—1931)安徽霍邱人,仅活了30岁,他写过几篇小说,如《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而以病死前一年写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为最佳,1932年(死后一年)出单行本,改名为《田野的风》。其实,蒋光赤,作为一个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中国左翼诗歌,或称普罗诗派诗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坚守着“革命诗人的誓语”来写歌颂工农觉醒与力量的诗,并为反抗黑暗、席卷狂飙的农民暴动而高歌,可以说是普罗诗派诗人中最狂歌的诗人。由他的两部诗集《新梦》和《哀中国》,便可窥其一斑。前者由上海书店1925年出版,后者由当时的汉口长江书店1927年出版。后来两部诗集略作增删合为一册,改题《战鼓》,署名“蒋光慈”,由上海北新书店印行。《新梦》是蒋光赤在留俄3年中写的诗,他说:“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他在《自序》中说:“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确如此说,他30年短暂的生命,始终如一为革命而歌。

蒋光赤诗中的主旋律是从俄罗斯十月革命中得到启示,他似永远在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诗人。在《昨夜梦入天国》的诗中,他

就讴歌了一个理想社会：“什么悲哀哪，怨恨哪，斗争哪……/在此邦连点影儿也不见。/欢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诗，并回顾历史走过的 70 多年的征途，会发觉蒋光赤的《新梦》，确是体现了一种超现实、超历史时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充满理想色彩的抒情诗人的胸怀。这些诗，锋芒毕露，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处处流露了左倾意识的浪漫。写于 1924 年 11 月 21 日的《哀中国》，充满了深深的爱国激情：“我的悲哀的中国！/我的悲哀的中国！/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你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这是他自己祖国怀有的赤子之情。接着他抒发了对一个落后、愚昧的中国的无限悲哀，在诗中痛恨“卑贱的政客”和“恶魔的军阀”，同情“可怜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面对这一片黑暗现实，他不禁高呼：“我愿跪到那昆仑之高巅/做唤醒同胞迷梦之号呼，/我愿倾泻那东海之洪波，/洗一洗中华民族的懒骨。/我啊！我羞长此沉默以终古！”这确是蒋光赤为中国的命运放悲歌，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叹息的心声。但诗人在哀中国的同时又提高信心，长呼起来：“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我不相信你，永远沉沦于浩劫，/我不相信你无重兴之一日。”诗人对未来的中国还是充满了信心。

但是，蒋光赤的许多诗都是被一种燃烧的政治情感所驱遣而狂呼出来的口号，如《血花的爆裂》一诗竟用了 23 个“杀”字。这些诗无疑缺乏诗的个性和诗的艺术审美，势必陷入概念化、公式化，直接演绎或图解政治。紧随蒋光赤后边的一大群普罗诗人同样倾泻了许多激烈的政治诗，如诗人殷夫、冯宪章、浪白等，还有少怀的《新时代底展望》，戴伯暉的《血光照耀的五月》，冯乃超的《民众哟，



民众!》、《流血的纪念日》等。

普罗诗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逐渐沉寂,这有客观环境的压迫,也有诗人主观上欠缺的原因,因而逐渐中落。而蒋光赤在年轻生命里为我们留下的许多诗,确如鲁迅所说:“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人伪饰陋习,悉以荡涤……”今天,我们还能回顾那些热烈激昂的歌:“破坏旧的,新的就昂起了:/打碎锁环,自由就来到了。/抛去那一切旧的。——/不中用的,残恶的,/我们的精神就畅快了。”(译诗《暴动》)

蒋光赤是一个热情的青年诗人,他毫不容情地批判旧世界,热烈呼唤新时代的到来,可惜他仅活了 30 个春秋,生了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今天重读他的诗文,依然辉映出他在《自题小照》中所说:“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我想,人类社会永远需要这样的诗人和歌童。

辛笛与他的《手掌集》



《手掌集》，1948年星群出版公司初版。